

行吟山水

来保德，瞭黄河



来保德，瞭黄河，最佳位置有四处。登高远望，可到故城村望远楼，可登飞龙山天鹅湖，可上庙郭村玻璃栈道；若想与黄河亲密接触，捡几块光滑的河卵石，闻一闻黄河的气息，那就去滨河公园。

外地人从太原方向来保德，距离县城10公里处，有一古村，名曰：故城村。此村历史悠久，地势险要，环山抱水，视野开阔，有着“一村揽秦晋，长河贯古今”的美誉。村内的关帝庙、魁星阁、莲花舞台等据说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村内的建筑保留了黄土高原特有的居住特色——窑洞。有石窑，有土窑。庭院高低错落，树木参差起伏。青砖、黛瓦、朱门、矮墙。前院后庭，枣树、桃树、李子树，装点一番。春开花，夏结果，秋来高云闲庭锁。更可贵的是，村



人生百味

听盲人微信对话

吕云龙

肩颈酸胀数日，手臂难以自如伸展。朋友推荐我去小区附近的一家盲人推拿店。师傅姓施，三十来岁，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可惜没有什么光感。等了半个钟头，我才在按摩床上趴下。小施按响倒计时的语音，然后在我的肩颈部从容施展他的手法，先左后右，从上至下，时疾时缓。其间，他的手机不断有微信提示音跳响。对方应该发来的是一段文字，小施的微信设置了关怀模式，轻触文字消息便可播出完整内容，于是手机里传出标准的普通话：现在来方便吗？小施转身在手机上按键，应该是拼音输入法：现，现在，正，忙。他靠听力，不断选词，又不断删除。他手机上的每一个键都有提示音，拼成字之后也有提示音。对方又发来信息：那什么时候过来？小施继续按键，根据语音的提示、错的一次次删除，对的一键确认。直至感觉语意到位了，再按语音提示发送：40，分钟，后，可以。我趴着，推拿被微信消息一次次叫停。小施有些不好意思，不断跟我致歉。想到他是盲人，想到他在联系接单，我虽然觉得有些扫兴，心里却并不恼恨，倒是有点替他高兴。微信声又响起。好为人师的我，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提醒他：你发个语音，不是更方便吗？小施的脸紧贴着手机屏幕，头也不转地回答：习惯了，一直双拼打字。我加重语气，又提醒他：你按住对话框，直接说话，一键发送，多方便啊，省得一个词一个词地选，麻烦！小施笑笑，反过来像是提醒我：人家发文字，我就回文字；人家发语音，我就回语音。他的善解人意，一下子激起我了解他的欲望。原来，4岁时的一场高烧，让小施在县医院里昏迷了20多天。后来去上海看病，被医生诊断为视神经损伤。针灸治疗6个月，未能康复。从此他的眼睛只能看到模糊微光。小施一边按摩一边解释：我也会发语音，就怕人家不方便，比如，他在开会啊，他旁边有人啊。如果语音转文字，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有时还会出错，容易有误解，反而耽误事。我想起那个流传已久的盲人打灯笼的故事。相传，有位盲人每次晚上出行时，手里总打着一盏明亮的灯笼。路人好奇，便问：“你自己又看不见，怎么还要打个灯笼？”盲人回答：“我不是为了看见路，而是为了让人家能看见前面有个找路的我，他们就不容易撞到了……”盲人打灯笼的故事，可能是文化人的编造。不过小施编发微信的偏好，却是我的亲眼所见。此刻，我更好奇的，是视力残疾的小施，没有进过校园，也没有念过多少书，他的用户思维、他的利他意识，都是谁教的？那植根内心的修养、替人着想的善良，又源自哪里？小施一直在忙，不便打搅。当然，这个答案，对我来说，亦有所悟。

历经宦海浮沉的老先生，内心该是怎样的凄凉与落寞。如今黄河水量降低，河面变窄，沧海桑田，钓鱼台的脚下成了大片的农田，乡村公路蜿蜒而过，旧地换新颜。

既然如今的钓鱼台不适合观河景，那该去哪里瞭河最好？去故城村的高远楼。高远楼临山崖而建。楼有三层，一二层石基打底，三层木质结构。登高望远，秦晋大地一览无余。黄河如碧带，如绿绸，逶迤远去。此处离河面较远，河床平缓，因此黄河的温柔与妩媚尽显眼底。夏季，岸边的枣林郁郁葱葱，如一条绿绒绒的毛毯铺在岸边。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放眼西望，河面波光粼粼，暮色向四野低垂，一切是那样静谧与安详。天地仿佛静止不动，真是让人流连忘返。

若想感受爬山的乐趣，闹中取静，那就非飞龙山莫属了。飞龙山是保德市民的最爱，爬山、观景、散心、瞭河，不须劳动车马，即可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初夏的清晨，拾级而上，满目苍翠。有人工修剪的风景树、灌木丛，也有野生生长的小花野草。树林茂密，鸟雀翩然，一切自由散漫地生长，无拘无束。野兔、山狐隐没在草木间，这里是它们的家。游客与动物互不打扰，和谐共生。山路宛转，小径悠然，不知不觉爬到天鹅湖。这是飞龙山的最高点。湖并不很大，但是足以装得下高空的白云与满山的青翠。绕着湖跑几圈，看大白鹅在湖中慵懒地转圈，生活中的烦恼焦虑便抛之脑后。当初阳高升，山间的一切都明朗起来，颜色也丰富起来。此时，站

在山顶，极目远眺，城市悄然苏醒。保府两县恍若一个整体，黄河穿城而过，车流公路渐渐繁忙起来。黄河大桥上，往来人群络绎不绝，机动车井然有序。城市的脉搏伴着黄河的水声铿锵有力地跳动起来，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保德天桥水电站，是现代化设施与古老的黄河碰撞的景点。要观此景，须上庙郭村。庙郭村在县城东北部，也是一个古村落。此地民风淳朴，视野开阔，村民多种枣树、花果树、花椒树。春夏时节，绿树成荫，花繁叶茂，香气氤氲。近年在庙郭村修建成的玻璃栈道，让庙郭村成为附近年轻人沿黄旅游的打卡点。玻璃栈道全长305米，最高处距离地面30余米。按照九曲黄河的理念涉及了九个弯道。重点打造了“相逢平台”“心心相印平台”“钻石相爱平台”“天空之境平台”。胆小的人站在玻璃栈道，寸步难行；胆子大的也要平视前方，缓步前行。儿童可以感受全封闭滚筒型滑梯的刺激，在父母的嘱咐中，在欢声笑语中，就已经到达栈桥出口。站在玻璃栈道上，俯视脚底，沟壑纵横，树木苍翠；回首天空，蓝天若海，白云逐浪，仿佛身处仙境。凭栏远望，东面天桥电站上急流白瀑，从大坝飞跃而下，一泻千里。现代化机械以其洪荒之力摀住黄河的臂膀，使其低首缓行，直至若隐若现。若是顺风，你可以听到水声隆隆，那是黄河的呐喊，那是大山的回音。

如果说，登高远望，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那么走近黄河，则可

以近距离感受黄河的魅力，倾听黄河的低语。那就到滨河公园吧。公园沿河就岸，绵延数十里。凭栏而望，水面宽阔，水声潺潺。到了冬季，水雾迷蒙，老百姓起名：水煮黄河。夏季，沿河钓鱼的人很多，有的一坐一天，意不在鱼而在钓；有的利用数字化工具，不看水面，只看黑匣子，就知道鱼上钩了，可见意在鱼而非钓。游泳的人也不在少数，莫说夏天，就是冬天，也有好几个冬泳爱好者日日泡在河里。据说，从夏游到冬，身体就适应了水温，大冬天也不觉得冷，反而觉得水里温温的。夏天玩水的小孩居多，河岸边，打水漂，摸个小鱼小虾也是有的。偶尔有快艇在河面拖着长长的尾巴疾驰而过，让观者羡慕。

二十年前，刚来保德，黄河是浑浊的，携泥带沙，颇有几分晋西北汉子的野性。最近几年，河水逐渐变清，安静时如翡翠般光滑明净；流动时，如碧波般缓缓起伏前行。这是植树造林、生态治理的效果。瞭河，是每个保德人的习惯。尤其高定存先生，无论春夏秋冬，日日都要到河边走走，观河水，看流量，哪一日水位降低一点，他定要向气象局问问情况。高先生对黄河的感情真诚而纯粹。他笔下关于黄河的一本本著作——《黄河往西流》《祖辈的黄河》，都是他几十年瞭河的结晶。黄河是他的半条命。

于我，一个外乡人，有幸与这样一条大河相遇，相守，实乃人生之幸。也因此，给大家推荐，来保德，瞭黄河，定不负你对母亲河的一片真情。



王秋玲 摄

绿意盎然

岁月留痕

正上着课，忽然响起一声大喊：“向我开炮！”丁老师刚咽起一根粉笔，手一抖，粉笔“咔嚓”一声落地，断成三截。丁老师很恼火，他把本来不大的眼睛睁得很大；丁老师很生气，喉咙里咕噜咕噜叫。丁老师把双手背背后一背，挺了挺腰板，问：“谁嚎的？”我们看看丁老师，再看看周围，摇摇头，都不说话。丁老师用教鞭敲敲课桌，啪啪响，然后再次问：“谁嚎的？”还是没人说话。丁老师的脸就有些扭歪了。这时王欣站起来，揉揉眼睛，说：“老师，我没嚎。”“又是你！”丁老师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丁老师问：“为啥要喊那么一句？”王欣说：“忽然想起来了，就喊了。”说完王欣又补充道，“使劲忍也没忍住。”我们瞪着没敢笑。丁老师眨眨眼睛，叹口气，怒气冲冲地说：“下课！”这时下课铃急促地响起来，我们就欢呼雀跃，像一群出窝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跳起来，越过丁老师，跑到操场上。《英雄儿女》是昨晚看的。实际上这部电影我们已看过不下十来遍，



诗苑

石头·骨头

□笑伟

1937年那天夜晚
石桥上的石头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让天上血红的月亮
都听到了这愤懑的声音
声音里
有银色的河水所传递的
来自白山黑水的悲伤
一个个屈辱的日子
浸透风化的石头
桥洞如巨大的伤口
所有闪耀的时辰
都在这里停摆
所有柔情的水
都在这里化作冰霜
这一天
五百零一头石狮里

钢铁也在暗自生长
当痛苦的呻吟成为怒吼
躯体内的血液
就开始燃烧成熊熊的火炬
当年轻的士兵
将最后的号角
插进焦土
一面面染血的旗帜
在那一天升起
照亮了每一个中国人
铮铮作响的骨头
骨头的刻刀
在青铜深处刻下铭文：
这些沉睡已久的
终将以光速觉醒
这些石头
终将开成人间遍种的自由花

乐老

□宝林

忽焉人已老，年寿过魔豪。
义齿犹能饭，蓬头尚有毛。
不嫌书字小，唯畏玉阶高。

月下独寻影，樽前乐吐槽。
百临寒食帖，偶赏打龙袍。
只憾诗朋远，无缘共把螯。

童诗三首

我的理想

□李俊言（12岁）

我有三个儿子
一个在南极
一个在北极
还有一个在东山
我还有很多孙子和孙女
他们生活在每个地方
还有的生活在抽屉里
每到一个地方

他们都陪我扒沙
在海滩和沙漠上
建一个大大的城堡
一个大大的庄园
然后养好多好多小动物
——每粒沙子都很快乐
它们谁也不会伤害谁

爬山虎

□张诺音（11岁）

你迈着棕色的
脚步
爬上了墙
悄悄地冒出

嫩绿的叶子
一不留神
只有满墙的绿

夏日的海

□宋羽墨（11岁）

蓝色的海
铺着蓝色的梦
阳光碎成点点沙粒
那个头戴毕业帽的少年

轻轻按住帽顶
仿佛按住了涨潮时
漫过堤岸的盛夏热浪

金人捧露盘·暮春山居

纪梦和竹屋韵

□松庐

梦仙姬。聆仙乐，满仙池。绕瑶庭，玉蕊云枝。飞觞万盏，绛衣醉舞更多姿。清歌云裂，望阳台、晓色依依。春渐歇，月渐隐，声渐远，影渐微。只空响、半壁松吹。桃溪红暗，萋萋烟草使人迷。吟花弹泪，隔东风、又有谁知。

我们的“王”

□赵志峰

村却怕蛇，这让人觉得好笑又难以理解，可事实就是这样。一次，我们去田里给我们班的兔子割草，王欣壮着胆子走进田里，边走边问我：“不会有蛇吧？”我说：“怎么会恰好有蛇呢？”走在我前头的马江扭过头来，嬉皮笑脸地扮鬼脸，还故意喊了一声：“蛇！”王欣一听，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田里。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条蛇。有指头粗，黄褐色，一米多长，伏在距离王欣不远的地方，脑袋一伸一伸的，长长的“信子”一伸一缩。我不敢喊，怕王欣看见了被吓出毛病。情急之下，我一脚跨到王欣和蛇之间的空地上，扭头就对王欣喊：“快走开呀！”王欣开始不明白咋回事，一旁的马江惊异地喊了一声：“妈呀，真的有蛇！”王欣面如土色，连步子都拉不开了，还尿了一裤子。在马江的拖拽下，王欣连爬带滚地离开后，我才撒丫子

开跑，一下也没敢回头。等连续跨过两道沟渠，我才按捺住怦怦直跳的心站在田里，半天喘不过气。这件事后，王欣对我十分友好，常从家带盐水煮土豆、爆米花等好吃的给我，而且到哪儿都带上我。他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着；他耀武扬威，我狐假虎威。后来，我一度有些发怵跟着王欣了，因为同学们都喊我“狗腿子”。我在电影里多次听到过这样的称呼，这不是什么好话。我只好尽量躲着他。他说要到哪玩，我赶紧说还要写作业、还要帮父母做家务、还要带弟弟妹妹，等等。我总能找到一堆理由。一来二去，王欣也就不勉强我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又若有所失。五年级快毕业时，有一天，王欣没来，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我问了几个男生，都说不知道。我几次走到王欣家门口，想了又想，没好意思走进去。如果王欣不在家，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他父母。这天丁老师说，王欣去南方了。